

鲁迅全集

九

两地书
书信

文学研究社出版

魯迅全集

出版：香港文學研究社
香港大強道100號四樓

承印：香港文學研究社印刷部
香港大強道120號

港·澳·南洋各地書局均有代售

全書十集·定價港幣五百元

季敬居監署三月二日子畢 茲謹將月入八十
辰北京自不易 倘別有難事 斯有滿自協和
自撥備僅未一音言 雖甚屬料 今之廣譯實子
異不可却已 要而惟而信息 遂有今乃知已 遂入
陸則小學大可歡喜 以不特由來可運 即其飛行
之疾 夫必已矣 越校甚不易 治人心中 存一界或
諸味為甚 以會制視坦然 此強氣稟有別 希冀就
也 居此何事 三子月中 決去此校 掛杜門 數日為協
和譯書 至完乃去 日本速后 孟借返山事 了心
在夏抄比 秋恐之家 食今季下半 季末希隨時
留意也 小學會同 聚資已傳 主計十圖 與僕相等
間板已刻成 然方等 日本自辭 故未印 雲山後今可
不必見遠 近方集盡 土地亦有數文 在手 倘一思將來 遂
以寒心 服僕 願能自逞 其忠 俾勿誤入 誤恨 賦未終
斷 齊作法 愛前為我 師矣 遂又撤立一社 今安列 德是正
著述 以方流 亦已學 同忌 數人 亦已為 身山之業 茲以此
自芳之身 亦已下 嘉美 思成 主古 史以 周北京 瑞德 版時 有與
言不時 放入 夏季 力自始 三子 中 後樹上 自始 亦已下 嘉美 思成 主古 史以 周北京 瑞德 版時 有與

《魯迅书信》手稿：給許壽裳的信

廣平先生：

今天收到來信，有些問題總想回答不出，姑且寫下看看。

學風如何，我以為和政治狀態及社會情形相關的。倘在山林中，該可以比較市外一二，只要辦事人員好，但最近政治狀態的人也不做辦事人員，是在學校中，只是少聽到一些可厭的新聞，傳到本校和社會接觸，仍還要苦痛，仍還要讀書，並非所有健康。所以我的意思，倒不在都市中，要墮落的促進墮落，要苦痛的逼，苦痛逼，我們從較為寧靜的地方來到開窗，也還是外此索然無味，其苦痛之總量，與本在都市者相同。

學校的情形，向來如此，但一二十年前，看去彷彿較好者，因為是形勢變遷，格的人們不很多，因而競爭也不極端的緣故。現在不同了，競爭也極端了，於是壞脾氣也就徹底顯出來，教育界的情面，本是粉飾之談，其實和別種社會界都一樣，人的氣質不大容易改變，這幾年大學是尤其甚效勞的，況且又有這樣的環境，這外人身上的血液一壞，體中的一部分決不能獨任健康一樣，教育界也不會在這樣的民間裏得到健康的。

所以，學校之不善高明，其案由來已久，加以全俄的魔力，本是非常之大，而中國又是向來善于運用全俄誘惑或誘行的地方，于是自然也就成了。

《魯迅书信》手稿：給許廣平的信

第九卷說明

本卷包括《兩地書》，《書信》。

《兩地書》是魯迅和景宋（許廣平）的通信集，共分三集，初版在 1933 年 4 月由上海青光書局出版。

這本通信集後來印行的各版，內容都和初版相同。在 1938 年由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和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全集》中，本書編入第七卷；1941 年魯迅全集出版社印行《魯迅三十年集》時也曾收入。

魯迅的書信，由許廣平陸續收集，曾先後出版《魯迅書簡》兩種：一為 1937 年 6 月三閑書屋出版的影印本，內收書信 69 封；一為 1946 年 10 月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排印本，內收書信 855 封和斷片 3 則。

我們這次印行的《書信》，系將 1946 年排印本所收 855 封和到現在為止繼續征集到的 310 封，加以挑選，即擇取較有意義的，一般來往信件都不編入，計共收 334 封。在本卷中收入 79 封，其餘續編入第十卷。

在編排次序上，仍照 1946 年排印本，按各收信人第一封信的年月先後，依次排列。這些書信，大半都是根據原信或報刊所載原信的制版；如系根據收信人或其家屬抄寄以

及从报刊排印录存者，均分别注明其来源。

至于鲁迅致日本人的书信，则因部分原信现在尚未获见，或仅见日本报刊所载而无原信可资校勘，所以这些书信，都不收入，俟后再另行出版。

这次所收各信，都分别根据原信和报刊所载，作了初步的校勘。原信偶有漏写月日的，也据《鲁迅日记》等资料查明补入，并用方括弧表示系编者所加。卷末所附的注释，在正文中以1、2、3……的号码为标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五八年八月

第九卷目录

两地書

序言 3

第一集 北京

(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 7

第二集 廈門—广州

(一九二六年九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 85

第三集 北平—上海

(一九二九年五月至六月) 243

書 信

許寿裳 18 封 1910.10.14.—1936.9.25. 279

傅斯年 1 封 1919.4.16 295

周作人 1 封 1919.4.19. 297

宋崇义 1 封 1920.5.4. 299

胡适 2 封 1921.1.3.—1922.8.14. 301

宮竹心 2 封 1921.8.26.—1921.9.5. 303

孙伏园 3 封 1923.6.12.—1924.1.11. 306

李秉中 15 封 1924.5.26.—1932.5.3. 310

李霁野	14 封	1925.2.17—1936.5.8.....	327
傅筑夫	1 封	1925.3.15	342
梁繩禔	1 封	1925.4.8.....	344
劉策奇	1 封	1925.4.8.....	344
呂蘊儒	1 封	1925.4.23.	345
高 歌	1 封	1925.4.23.	346
向培良	1 封	1925.4.23.	347
臺靜農	15 封	1925.8.23—1935.12.21	348
許欽文	2 封	1925.9.29—1925.9.30	364

注 釋	369
-----------	-----

兩地書

序 言

这一本书，是这样地編起来的——

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我得到霽野，靜农，丛蕪三个人署名的信，說漱园于八月一日晨五时半，病歿于北平同仁医院了，大家想搜集他的遺文，为他出一本紀念册，問我这里可还藏有他的信札沒有。这真使我的心突然紧縮起来。因为，首先，我是希望着他能够全愈的，虽然明知道他大約未必会好；其次，是我虽然明知道他未必会好，却有时竟沒有想到，也許将他的来信統統毀掉了，那些伏在枕上，一字字写出来的信。

我的習慣，对于平常的信，是随复随毀的，但其中如果有些議論，有些故事，也往往留起来。直到近三年，我才大燒毀了两次。

五年前，国民党清党的时候，我在广州，常听到因为捕甲，从甲这里看見乙的信，于是捕乙，又从乙家搜得丙的信，于是連丙也捕去了，都不知道下落。古时候有牽牽連連的“瓜蔓抄”¹，我是知道的，但总以为这是古时候的事，直到事实給了我教訓，我才分明省悟了做今人也和做古人一样难。然而我还是漫不經心，随随便便。待到一九三〇

年我签名于自由大同盟，浙江省党部呈請中央通緝“墮落文人魯迅等”² 的时候，我在弃家出走之前，忽然心血来潮，将朋友給我的信都毀掉了。这并非为了消灭“謀为不軌”的痕迹，不过以为因通信而累及別人，是很无謂的，况且中国的衙門是誰都知道只要一碰着，就有多么的可怕。后来逃过了这一关，搬了寓，而信札又积起来，我又随随便便了，不料一九三一年一月，柔石被捕，在他的衣袋里搜出有我名字的东西来，因此听說就在找我。自然罗，我只得又弃家出走³，但这回是心血潮得更加明白，当然先将所有信札完全烧掉了。

因为有过这样的两回事，所以一得到北平的来信，我就担心，怕大約未必有，但还是翻箱倒篋的寻了一通，果然无踪无影。朋友的信一封也沒有，我們自己的信倒寻出来了，这也并非对于自己的东西特別看作宝贝，倒是因为那时時間很有限，而自己的信至多也不过蔓在自身上，因此放下了的。此后这些信又在槍炮的交叉火綫下⁴，躺了二三十天，也一点沒有損失。其中虽然有些缺少，但恐怕是自己当时沒有留心，早經遺失，并不是由于什么官灾兵燹的。

一个人如果一生沒有遇到橫禍，大家决不另眼相看，但若坐过牢監，到过戰場，則即使他是一个万分平凡的人，人們也总看得特別一点。我們对于这些信，也正是这样。先前是一任他墊在箱子底下的，但現在一想起他曾經几乎要打官司，要遭炮火，就觉得他好像有些特別，有些可愛

似的了。夏夜多蚊，不能靜靜的写字，我們便略照年月，將他編了起來，因地而分為三集，統名之曰《兩地書》。

這是說：這一本書，在我們自己，一時是有意義的，但對於別人，却並不如此。其中既沒有死呀活呀的熱情，也沒有花呀月呀的佳句；文辭呢，我們都未曾研究過“尺牘精華”或“書信作法”，只是信筆寫來，大背文律，活該進“文章病院”⁵的居多。所講的又不外乎學校風潮，本身情況，飯菜好壞，天氣陰晴，而最壞的是我們當日居漫天幕中，幽明莫辨，講自己的事倒沒有什麼，但一遇到推測天下大事，就不免胡塗得很，所以凡有歡欣鼓舞之詞，從現在看起來，大抵成了夢囈了。如果定要恭維這一本書的特色，那麼，我想，恐怕是因為他的平凡罷。這樣平凡的東西，別人大概是不会有，即有也未必存留的，而我們不然，這就只好謂之也是一種特色。

然而奇怪的是竟又會有一個書店願意來印這一本書。要印，印去就是，這倒仍然可以隨隨便便，不過因此也就要和讀者相見了，却使我又得加上兩點聲明在這裡，以免誤解。其一，是：我現在是左翼作家聯盟中之一人，看近來書籍的廣告，大有凡作家一旦向左，則舊作也即飛升，連他孩子時代的啼哭也合於革命文學之概，不過我們的這書是不然的，其中並無革命氣息。其二，常聽得有人說，書信是最不掩飾，最顯真面的文章，但我也並不，我無論給誰寫信，最初，總是敷敷衍衍，口是心非的，即在這一本中，遇有較為緊要的地方，到後來也還是往往故意写得

含糊些，因為我們所處，是在“當地長官”，郵局，校長……，都可以隨意檢查信件的程度里。但自然，明白的話，是也不少的。

還有一點，是信中的人名，我將有幾個改掉了，用意有好有壞，並不相同。此無他，或則怕別人見于我們的信里，于他有些不便，或則單為自己，省得又是什么“听候開審”⁶ 之類的麻煩而已。

回想六七年來，環繞我們的風波也可謂不少了，在不斷的掙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罵誣蔑的也有，但我們緊咬了牙關，却也已經掙扎着生活了六七年。其間，含沙射影者都逐漸自己沒入更黑暗的處所去了，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兩個不在人間，就是漱園和柔石。我們以這一本書為自己記念，並以感謝好意的朋友，並且留贈我們的孩子，給將來知道我們所經歷的真相，其實大致是如此的。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魯迅。

第 一 集

北 京

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

